青少年军事博览·新中国大将卷
之二

开国大将徐海东

主 编　李庆山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北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委会

主　任 崔立学

副主任 刘凤禄　李庆山　呼延南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振发　刘红松　安凤景　李锦轩

陈仁礼　宫玉振　黄培义　梁晓秋

撰写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萍　尹　斌　许　伟　左昌远

刘清华　刘　庆　安凤景　宋小军

汪徐和　李　新　宫玉振　梁月槐



目 录

“泥巴人”的童年 1
苦命的“臭豆腐”..... 6
窑匠 12
在黑暗中寻光明 17
卖水郎 21
组织“徐家兵”..... 25
“徐老虎”..... 35
“命大”不死 39
坚守鄂豫皖根据地 56
活捉敌师长柳树春 63
让战士穿上冬装 69
率军长征 76



负重伤 83
迎接党中央 93
借钱给毛主席 100
久病与爱妻 106
激战平型关 113
不做“半个中国人”..... 121
担架上的英雄指挥员 129
授予大将衔 138
战友情 140
迁往北京 148
毛主席紧急提议 154
生命的最后时刻 160
主要参考书目 164
附：阅读测试题 167



“泥巴人”的童年

1900年6月17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老窑。他家有十几口人，半亩地，几间破茅草屋，靠烧窑、卖盆、瓦罐为生，过着“窑花子”、“泥巴人”的苦日子。

黄家老窑，是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村庄。村庄里有一座土窑，由于徐海东的祖祖辈辈在这里制坯烧窑，这里又被人们称做徐家窑。徐海东的父亲徐重本从小就和泥巴滚在一起。没有听说过徐海东母亲的名字，只知她娘家姓吴，人们叫她吴氏、吴嫂。徐海东出生那年，她已经46岁了。乡里村头有句俗话：“四十九，丢个丑”，吴嫂生徐海东虽然不到49，但这样大岁数又生孩子，也被人们当做“丑事”。再加上她已经养过9个儿女，这个小儿子，比长房侄媳的两个儿子出世还要晚，也使她感到丢脸。

徐家老窑的女人们，忙完了家里的活，聚在树阴下，就张家长、李家短地说闲话。一说到徐重本的女人又添了娃，便一个个撇嘴咂舌：“呀，都四十六了，还生，真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丢人现眼！”

“懒地生蛤蟆，穷人生娃娃，嘻嘻！”

“听说那娃儿不赖呢！”

“穷命，富长相呗！”

风言风语传进徐重本的耳朵，他头也不敢抬，话也不好意思说。这个光会做窑活，分不清家长里短的穷窑工，对于人们的背后议论和讥笑感到十分恼火。回到家里，只会向他的女人撒气。

一天，他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对吴嫂说：“丢脸，丢尽了脸，你快给我把他扔到水塘里去！”

小海东的妈，命比黄连还苦。自从进了徐家的门，当牛做马，忙里忙外，一连生了10个儿女。吴氏想想自己这个家本来就够困苦的了，如今又加了个累赘，往后可怎么活啊！她奶水不足，饿得娃儿直哭，嗓子都哑了。她想：照这样下去，活活饿死，真不如早日丢进水塘里，淹死，大人娃儿都少受罪。

夜里，吴氏抱着小海东偷偷走出房门，来到屋后的水塘边。月光下，她怔怔地望着一泓泛着粼光，见不到底的塘水。要是一松手，亲骨肉就无声无息地一去不回来了。吴氏默念着，把怀里的娃儿紧紧地抱着，成串的泪珠涌出眼眶，落到水塘里。



孩子是妈妈身上分离出来的血和肉。做妈的，哪有扼杀孩子的狠心！她抽泣了一阵，抱着孩子转回家里。她铁了心，不管多少人骂，多少人嫌弃，只要自己饿不死，就要把娃儿拉扯大。

男人不理她，住在窑场里，很少回家。哪一天回家来，就骂骂咧咧地找她出气。

小海东的大嫂，这时正在奶出生不久的娃儿。她见婆婆没有奶喂小弟弟，常常偷偷把海东抱来，让他和侄儿一起吃奶。

没多久，村里又传开了闲话："哎呀，小叔子吃嫂嫂的奶呀！"

"真丢丑啊！"

小海东不知丑，他吮着嫂嫂的奶，美滋滋的，和侄儿躺在一起，像小兄弟俩。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过去，小海东长大了。圆圆的小脸，一双明净的眼睛，笑起来，腮帮上那两个深深的小酒窝特别喜人。妈妈看着他，心里笑。左邻右舍再没有人说闲话了。只有愚蠢的爸爸，拉不下脸，转不过弯，一直不愿意抱抱这个小苦命。

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这个"泥巴人"的茅屋里，小海东好像是多余的。只有妈妈一个人，打心眼里爱抚他。



可不幸的是，妈妈突然眼睛出了毛病，由于没钱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待到徐海东能够屋里屋外到处遛着走的时候，妈妈已经看不清人的脸了。然而，即使这样，吴嫂瞎摸着，还每天操持着丈夫和儿女们的吃和穿。左邻右舍见了，都很同情，夸她：真是一个贤惠、能干的可怜人！

在那苦难的深渊里，她虽然两眼越来越模糊，却不要人家的怜悯，也不伤心气馁，依然硬朗朗地生活着。她虽然看不见，可是活儿一点也不少干，照旧洗衣做饭、喂鸡喂鸭。可是要忙的家务事也真多，她只好用一根带子拴住小海东的腰，带子的另一头系在门前一棵长弯了的榆树树杈上，任他在地上滚、爬。那时，徐海东的脸上、身上，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妈妈得空时，把他拉到跟前，搂在怀里，当她感到一双小手在抚摸着她的脸时，她就像是得到了最好的休息，得到了最大的慰藉了。

徐海东像墙头屋顶发芽生根的小草，顽强地生长着！

徐海东原本没有取过名字。按照兄弟们的排行，他最小，妈妈叫他“小六子”。一位有心机的人，送给他一个诨名——“臭豆腐”。意思是说这孩子虽然不受欢迎，但他的小脸蛋逗人喜爱，就像臭豆腐似的，闻着有股臭



味，吃起来却十分开胃下饭。妈妈不喜欢别人这样叫苦命的儿子，谁知一旦叫开，改都改不过来了。

丢丑的儿子，加上“臭豆腐”的诨名，真是让人发笑。小海东在人们的笑声中成长起来。



苦命的“臭豆腐”

徐海东刚刚长到6岁，就不得不背起箩筐，到野外去拾柴、挖野菜。他风里来，雨里去，由于生性聪明，心里总想着找到点什么来为全家人糊口，很快就能辨认十多种野菜了。

夏天，他赤背光腿，常常滚得满身泥巴，还要等到天黑了，回到家，放下筐子，才能跑到屋外的池塘边去洗一洗。他不明白也没想过，为什么自己家祖祖辈辈当窑工，制作的陶盆不计其数，一家人洗澡却总是用这个天然的大水盆。

冬天，他从来没戴过帽子，整天光个脑袋，黑黑的头发，像毛栗子似的支楞着，脸上那对小酒窝冻得通红通红。

随着时光的流逝，妈妈越发恨自己是个睁眼瞎了。她多想看一看自己的小儿子啊！然而硬是不能，她只能用手摸摸儿子的模样，听听他那粗声大气，叫上一声：“可怜的野伢子！”



他呢，除了吃饭，整天在外边，像头野马似的，不知疲倦地奔跑着……本来就讨厌他的父亲，见着这副野相，更不肯理他。他诨号叫“臭豆腐”，又脏又穷，野起来发“横”，孩子们惹不起，可是又离不开他，甚至挺喜欢他。真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哟！特别是那些胆子小、受人欺的伢子，都依仗他，把他当靠山。

徐海东7岁了，他看到比自己小的和经常一起玩的伢子，都抱着书，到对面山下喻家祠堂上学去了，心里挺羡慕。每天早上，他背着筐，跟上学的细伢子一路走到祠堂门口，别人进去了，他只能站在门外，眼巴巴地瞅上一阵，然后不得不上山去打柴。

打柴回来，路过学堂门口，他非得碰上原来的伙伴，才能说上一阵话，心里是多么憋得慌啊。可是，天长日久，渐渐的那些读书的孩子和徐海东疏远了。他感觉到自己比读书人低了一等，矮了一头！

苦命的孩子，哪里知道人世间的千差万别。他看见人家的孩子抱着书，有说有笑，到祠堂里去上学，心想：跟娃儿们一起念书，一起玩耍，多好！便跑到妈妈跟前，说：“妈，我怎么不去念书？”

“你还小，等到明年吧！”双目失明的妈妈摸着他的脸蛋，泪往心里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年过去了，小海东没有忘记上学的事，又对妈妈说：

“妈，我该去上学啦！”

“你还小，再等一年吧……”妈妈又哄他。

做妈妈的不该哄骗孩子，可是，妈妈不忍心对他说：“上学要花钱，我们家穷，上不起。”

不是妈妈欺骗儿子。她，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没有能力送儿子上学，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哄他，一次又一次地背地里向丈夫请求，要想办法让儿子读点书。

这一年春上，喻家祠堂来了个教书先生。那先生叫吴学伯，是吴氏娘家门里的人。一天早起，吴氏让小儿子领着路，摸摸索索来到喻家祠堂。吴学伯一看是本家的老姐姐，连忙让进屋里。见她走路拄着棍，才知道眼睛不中用了。吴氏求他收下小儿子，让他也上个学，认几个字。

吴先生看小海东个子不高，摸着他的头问道：“你几岁了？”

“九岁。”

“叫什么？”

“……”小六子眨眨大眼睛，没有回答。

“从小没起名，排行是老六。”妈妈插话说。



吴先生看这个小外甥虽有点野，但脸面上却透着灵气，便一口答应收他入学。瞎妈妈一听，高兴得伸着双手说："他舅，他舅，这太好了，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情！"说着，就要下跪，被吴学伯挡住了。

可以上学了，这对小海东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高兴得他整天又蹦又跳，腮帮上的小酒窝，像两朵石榴花似的，等着妈妈做新衣。

可是，可怜的妈妈治眼睛都没钱，哪能拿得出钱来给儿子做衣服呢！为了使儿子像个读书的，妈妈在破旧的衣裳堆里摸出一件没有补丁的大人衣服，求人把它改小了，又托人给儿子做了一双新鞋，还请人给徐海东理个发。

直到上学那天，徐海东这才头一次穿上了专为他做的衣裳和鞋子，踏进了私塾的大门。他兴奋极了，脸上泛着红光，那毛栗子似的头经过洗剃，也显得更精神了。

教书先生见他那个打扮，不但不嫌弃，倒还喜欢，毕竟是自己的外甥嘛，便给徐海东取了个学名，叫"徐元清"。

元清放学回家，扑到妈妈身上，把新领的书本递到妈妈手上。妈妈摸着书本，问："这是什么书？"

"《百家姓》，就是人姓的姓，就在这个本本上。这里



头，还有我们徐家的姓呢！”

“有你外婆家的吗？”

“有，有，姓王的，姓张的，姓吴的都有。”儿子忽然想起先生给自己取个学号，便得意地对妈妈说：“我叫元清啦。”

虽说有了学名了，可恼的是，同学中没几个人叫他学名，还是叫他“臭豆腐”，“狗也不要吃的臭豆腐。”

孩子们爱闹着玩，有的是找着话把儿逗乐，也有的是存心欺侮他。小元清实在气不过，恼了，就握起拳头追打人家。他一个，哪能对付得了一伙人，吃亏的还是他。往往是厮打一阵，他被摔倒在地，滚一身黄土，揉一脸泥巴。回到家里说：

“我有学名啦，他们还叫我臭豆腐。”

“那怕什么，”妈妈说，“人都有小名，叫猫的，叫狗的，叫春的，叫冬的，还有叫豆腐渣的呢！妈妈就是喜欢臭豆腐！”

“我叫徐元清，不许再叫臭豆腐！”

这时，嫂嫂也来劝说，教小弟不要跟人怄气、打架，要想争口气，就得好好念书。书念好了，长大做个教书的，人人都叫你先生。

元清从小孝顺妈妈，对嫂嫂也很亲近。他小时候吃



嫂嫂的奶，一直叫她姐姐。他爱听她们说的话，嫂嫂还笑着说，念好书，将来进京去赶考，考上个“举人”、“状元”，徐家门有多光彩啊！到那时候，就没有人叫我们“泥巴人”、“窑花子”了。

元清放学跑到窑场去玩，叔叔、伯伯和哥哥们也眉开眼笑。二叔是念过几天书的人，把元清叫到茅棚里，一边做泥巴活，一边向他说：“娃儿，我们徐家，祖祖辈辈都是做窑的，念书的人少。你要为徐家争口气，用心念书，念完‘四书’，念‘五经’，要出息，成个书香人……”说着，还从身上摸出几个铜板，交给元清买纸笔用。

徐元清记住了二叔和妈妈、嫂嫂的嘱咐，他立志要做个好学生。每天，不用嫂嫂喊，他就早早起床。到了学堂，同学再叫他“臭豆腐”，他装着没听见，野小子变得文静了。教书的舅舅看外甥聪明懂事，直夸他是个好学生。



窑匠

徐元清上私塾，不分班次，也没有年级。学生一律都是从《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到《四书》、《五经》，读完一本，接着读下一本。先读书，后开讲；先描红模子，后写大仿，再写小楷。徐元清渐渐地对读书写字有了兴趣，懂得用功了。

但是，徐元清性格刚烈，从小争强好胜。没过多久，他就惹下了一个大祸。有一天，老师让学生练习写大字，自己则出门办事去了。老师一走，学生便散漫开来。地主家的少爷黄守本凑到正要磨墨写大仿的元清面前。三年多来，他们两人先是同桌，你争我挤，吵过几架，老师只好调换了他们的座位。黄守本的大字写得好，常在同学面前试笔。他见徐元清拿出了新买的毛笔，随手抢过来就要写。徐元清当然不肯，伸手去夺。两人互不相让，就红了脸，又吵开了。

黄守本一脸不屑地说："你的破笔，我才不稀罕呢！"

"谁不知道你家富得流油！""富怎么着？窑花子，你就是



臭豆腐！”“你骂谁？”徐元清气得挥起了拳头。黄守本扯着嗓门叫：“骂你，就骂你这个狗不吃的臭豆腐！”

徐元清脸都气得发紫了，抡起拳头正要打过去，黄守本的动作更快，一巴掌打在了徐元清的脸上。徐元清顺手抄起桌上的砚台，砸向黄守本。只听得“啊呀”一声，黄守本两手捂着脑袋滚在地上，“妈呀妈呀”地直叫。顿时血和墨就把他的脸染得红一块、黑一块。同学们吓呆了，徐元清也知道事情闹大了，愣了神。混乱中，老师从门外走来，一看黄守本头破血流倒在地上，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学生们吵吵嚷嚷，说是徐元清打的。吴先生也吓坏了，这个野性难改的外甥打破了黄家少爷的头，可怎么得了。

老师抓起戒尺，向徐元清吆喝，“跪下，给我跪下！”“他先打我！”元清挺在那里强辩。“跪下！”老师举起了戒尺。

徐元清气极了，他早就不满舅舅动辄训斥处罚学生，于是一跃而起，夺下老师手里的戒尺，扔到门外，自己也跑出了祠堂。老师没想到徐元清如此桀骜不驯，气得直跺脚，大喊“回来，回来！”徐元清头也不回，一股劲往前跑。他不敢回家，一直跑到村外头，钻进一片棉花地，躲到了棉丛里。一直到天黑了，他才偷偷溜回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